

笔下有佳人，乌发似墨，玉背如镜，羞杀九天繁星，拨开青丝数重，我有意对镜自怪，怎奈年华飞逝快，快也
终须快，怪又如何怪，一曲悠悠怨谁坏，岁月最是无奈……

结束于**异界**，起源于**宇宙**。讲述情的发祥，与爱的归宿。揭示泪的去向，诠释性的迷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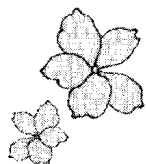
展现何谓男人中的英雄，何谓女子里的尤物。以志忑的岁月，演绎人生的**纠结**。

最震撼人心的爱情小说 解读现代都市的人间爱情

新生代作家席少杰倾情奉献 《浮生错》

浮生错

席少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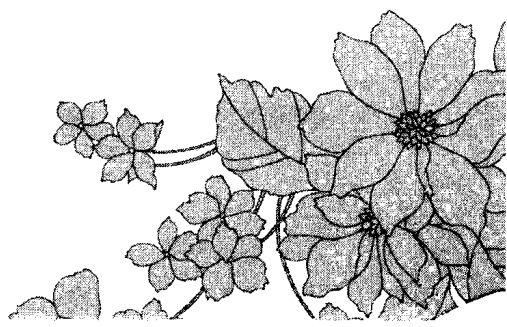


浮生错

席少杰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浮生错 / 席少杰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104-2226-3

I. ①浮… II. ①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0943 号

浮生错

作 者: 席少杰

责任编辑: 董晓琼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佳明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1000 1/16

字数: 135 千字 印张: 14

版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2226-3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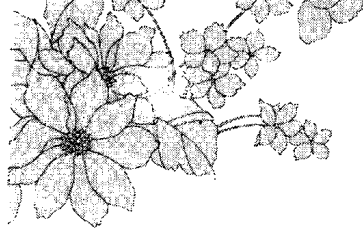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目录

《浮生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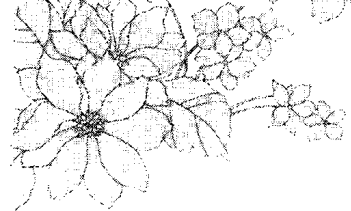
- 第一章 前世的杯 今生的表 / 001
- 第二章 诡谲的母子 / 011
- 第三章 醉与恋 / 019
- 第四章 是时候了！ / 029
- 第五章 约定 / 043
- 第六章 多年以后 / 055
- 第七章 情人的糖果盒 / 065
- 第八章 在没有新郎的婚礼上追忆初恋 / 083
- 第九章 试图销毁妻子回忆的丈夫 / 093
- 第十章 泪的去向 爱的刺青 / 109
- 第十一章 对富人的生活概念有了认知 / 121
- 第十二章 危机与梦 / 129
- 第十三章 生离死别之河 / 143
- 第十四章 唯一一句真话 / 149



第十五章	每梦必现 / 159
第十六章	作家为什么也偷菜 / 167
第十七章	天堂地狱之间 / 179
第十八章	谁忽悠了谁 / 187
第十九章	浮生错 / 201
第二十章	挽救妻子的最后一搏 / 207

第一章
前世的杯 今生的表





不齐的褶皱，与细密的汗毛混淆在一起，他说：“你看我落在这儿了，对吗？”她不知道该回答什么，感觉他又把那修长优雅的手变换了姿态，那手在她心中如万花筒一般迷离，接着，手又飘向了另一处。终于，落遍她整个身体。“产生了爱……”多年后她偶然发觉忘了这话是他们俩谁说的。

少女今生与茶无缘，否则便会回忆起那个杯子，搪瓷上面印着湖蓝色小花，花在何处？在心中否？不清楚，或许早已凋零残破了。

004

人亦在偷偷珠黄，初恋留下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她的儿子，先天性糖尿病让这孩子在学会写字之前，不得不先学会打针。自从他懂事以来，每餐后往自己皮下注射胰岛素，是这孩子必修课。日日如此，小胳膊上针眼密密麻麻，像是生长着一块块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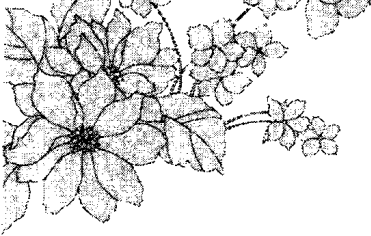
他还留下了什么？是她失意的生活以及情感的落寞吗？没人清楚，也没人关心，但最起码，药首先是儿子必不可缺的，这或许是这位母亲长年与众多男人保持某些联系的主要原因。

别忘了还有吃饭，穿衣，取暖，水电，缴纳房租，各种“费”将生活重重包围，无穷无尽，没完没了，让她总算领悟到宇宙到底由什么组成了……

总之，什么都有，除了少女时代坚定不移的爱。显然明白得实在晚了，这令她经常感到自己正在迅速衰老，但每天黄昏后，她又拼命设法使自己青春焕发，闪闪发亮。通常下午五点，长发凌乱的她，一觉醒来，宿醉未醒，觉得嘴里又苦又臭。朦胧中爬下床，发现儿子已放学回家了。看到他坐在小凳子上，趴在另一个大一点的凳子上，正写作业。

于是她去给孩子弄饭，把米投入锅中，再用淘米水洗菜。趁着饭还没熟，开始抓紧化妆。已是六点，上班该迟到啦。

岁月流逝与人性消隐，大概物价是最为犀利的见证。那最原始的化妆品，当年的雪花膏，早就买不到了。眼下使用在脸上的消耗品，已经涨到至少几十元。



是清澈的，女人的动机就浑浊得多。

她确定，或者说，她愿意相信米不是自己来这种地方的人。事实也是如此，那段日子，常常是一个戴眼镜的歇顶引米一同步向吧台，然后把他忘记，自己找乐子去了。米独自缩在角落，骆驼一样耷拉着头，颓废的头发乱糟糟地随着打嗝的脊背一起一伏。

这时候她的生意开始呈现走下坡路的态势，对她许愿发誓的男人逐渐少了，搭理米的女人则是一个没有，倒给了她两个人亲近的机会。

但每一次攀谈都使她对这个男人的印象转坏，首先她无法确定他是否清楚自己的职业，画家？作家？拍电影的？还是搞音乐的？反正，“是一个必须出名才能成功的职业，”米晃晃悠悠地说，“今天我又被毙了，该死。编辑，和……”他抬起胳膊把手摆成一把枪的样子同时闭上右眼，砰，撚火，显然他又醉了，他似乎无时无刻不在醉，“刽子手，是同义词，对吧？你为什么 not 点头呢？嘿，美人，你叫什么？请我喝一杯怎么样？我有的是钱……”

酩酊后的口头禅“有的是钱”将他的弱点暴露无遗。“你想喝什么？”她苦笑了笑，但诚挚地问。

“随便，只要能让我踢开烦恼。你叫什么？没名字吗？”

“我是17号，你就叫这个吧。”她谨慎地回答。

“17号？哈，令我想起了那图图岁月……”

“图图”立刻使这句话含糊而浪漫了起来，她不是特别明白，而他没给她提问的机会，只是一个劲儿地唠叨牢骚着：“进去了，人成了号码。出来了，还是个号码。号码，号码，到处都是号码，男人是个号码，女人还是号码，这是为什么呢？号码，号码，号码，我的酒呢？”

酒来了，米毫不客气，一饮而尽，嘟哝着还没把烦恼消灭干净。一只手示意再来再来，另一只擦拭嘴巴的手中指上的老茧格外粗犷，似乎由于长年握笔。

当侍者第二次送酒来时，他的眼睛忽然直了，并且亮了，吼叫一声：“终于来啦！”

吓了她一跳，接着看见他狻猊似的四处张望，目光最后落在侍者胸口上，他在那地方找到一只笔。

伸手一把夺下，但纸又成了问题。纸他没找到，便张开左手，在左掌上面匆匆写下几行小字，“都三个礼拜了，”米边写边感慨，“我才琢磨出一句像样的诗。”

感觉他眼角似有泪光，“能给我看看吗？”她试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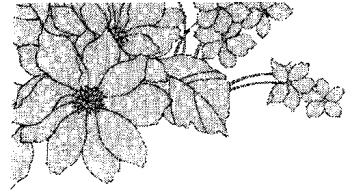
“不。”

断然拒绝后，察觉到她的不快，“抱歉，”他补充道，“我只是不想再次丢人现眼。”

说着他往地上啐了口痰，把笔丢还侍者。她觉得他那样子不止潇洒，更主要的成分是骄傲。这一男一女，从一开始就谈得异常投机，尽管她几乎根本就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总感到与他似曾相识。她开始了解面前这个男人，“内心喜欢美术，却得靠写作糊口，”米伤感地表示，“但严格说来，我最渴望当个诗人。诗起源于民谣，说白了就是歌，只不过我不用嘴唱。至于音乐，静止的文字转换为流动的形象，若能写照出画的效果……啊，我想说的是，艺术大同……”米的话就是那么不靠谱，并且随着醉的程度不断发生变化，其变化的结果，就是让她笑容逐渐凝结，意识到他实在什么都不是。

现在他又开始旅游了，这位行者喝着酒，谈起雨的归宿，解释风的形状，探索雾的成长，演绎露的兴衰。还有峡谷尽头，敦煌剥落的皮，大漠深处的马刀，这一切，不仅仅只是远离了城市，仿佛也在摆脱人间，使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正朝灵魂靠拢。

两人一共喝过三次酒，都是他用嘴在喝，她用耳朵喝，可是每当即将抵达高潮的时候，“别聊了，”侍者就会走来打断，冷漠地指示，“老板叫



你过去！”

她站起来的时候恋恋不舍，心里难受好不容易才置身于罕见的纯粹的自然之中，现在又不得不返回人工制造的那些正方体、圆柱体，或者菱形的陷阱内。忽然间，她希望，或者说有一种责怪的情绪在内心翻腾，那就是这个男人为什么从不向她提出抗议：

“你能不能别过去？”

008

既然他不问她，那么她倒想问他：“为什么你从不阻止我过去？”但总算忍住了，她家里还有个生病的儿子需要上学读书。

她想哭，但笑着在四个男人三个姑娘旁边坐下，他们说的也是人话，但她一句也听不懂，其实她都懂，只不过不想去懂，这态度跟她对米的言谈截然相反。

时而蓦然回首，见米仍坐在角落里，平静地揉着鼻子，喝着她留给他的酒。她希望他能像她看他一样也关注她一眼，但始终没有。

她与他的交流，足球赛似的分上下半场，要么干脆就像篮球赛分四节。米、客人、米、客人、米、客人、米……总算客人都滚蛋了，身后跟着姑娘。此刻天快亮了，她又返回米的身边，“收工啦？”他眯着眼睛问。

“也许吧，你怎么样？”

“还可以。”

在“还可以”的时候，米告诉她：“许多年前，我‘进去’过。进去是因为抢了架照相机，抢照相机为的是去西藏旅行。谢天谢地，我成功了，但照相机却白抢了，翻过唐古拉山才发现，对西藏而言，照相机完全是多余的发明，那里不该存在任何科技产品。拍摄，无异于亵渎……”

为了显得不那么无知，“亵渎自然吗？”她自以为是地插了句嘴。

“亵渎……眼睛……西藏之景，是我唯一无力描写的事物，简单地说吧，那天空仿佛伸手就能触摸，酩酊后，我想把云彩拽下来，反而滚下山坡。在城里，喇嘛们聚集着，除了他们和我，目光所及的人都在朝拜。之

后，我还邂逅了野人，野人蹲在被原始森林环绕的瀑布下，冲我嬉皮笑脸，就像……像这样……”

说着把五官纠结在一起，米再现野人之笑，把她逗乐了，但对方却严肃起来，“我想一个野人大概值不少钱，我后半辈子和后半辈子的酒都有着落啦，于是拣起石头砸它。它拔腿飞奔，我呼啸着撵去，断断续续追逐了几天几夜，那是我最长一段时间与酒绝缘。但再追下去，可能会进入尼泊尔，或者印度，于是右转弯，拐进新疆，骑着毛驴，仰望天山上的雪莲，思考着去可克达拉呢，还是吐鲁番，我犹豫了很久……”

说几句，喝一口，后来是喝几口，说一句，米很快就“不可以”了，思维渐渐陷入混乱。陷入之前，他歪过头，神情凄凉而又诡异，直勾勾凝视她：“我说的这些话，”他蓦地来了这么一句，“难道你真的全相信？全相信吗？”

她错愕地点头，惹来的却是他无可奈何的仰天长笑：“你这大傻瓜，我这辈子最远也就是去了趟郊区，什么西藏，什么新疆，还野人呢，全都是逗你玩……除了抢劫和坐牢……别的都是逗你玩呀……”

这标志着彻底语无伦次，“蜗牛，”米伸长舌头，舔着胸襟，不放过任何一滴残酒，“我像蜗牛一样活着，哪儿也没去过，我的意思是，我有的是钱。但你知道吗？我确实是个发明家，我要制造永动机，你知道永动机吗？有了它我就可以不需要能源，不再受到迫害，我要把它安装在我的飞碟上，奔向火星，那地方有不少荒地可供我开，我要盖一片片大房子，对，那么大，邀请所有厌恶地球的人，与我同住。不，现在连火星也被玷污了，我更喜欢的是时光穿梭，回到从前，我本是个古人，还是个秀才，我可以考取进士，金榜题名之后……”

“我就要演奏了……”

米捉住一个酒瓶，敲击另一只手上的玻璃杯，他的动作完全软了乱了，但击节放歌的魂却仍那么的高亢铿锵：“暮——迅——朝——疾——

第二章

诡谲的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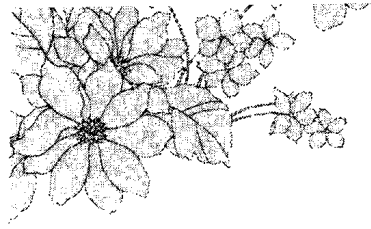


城市与乡村的差别，被一场雨拉近了。空气居然能够直接入肺，道路也泥泞得可爱，手里提着一袋豆浆，她左手推开门，左脚把门带回原处。然后走进厨房，取出两个杯子。

这就是那间名叫家的屋子了。她没办法特别喜欢它，因为这里存在另一种磨难，她那经年累月病恹恹的儿子，就性格而言，也不能算是健康。由于疾病，这孩子身上总是散发着一股特殊的味道，甜腻腻的。至于感冒发烧，犹如家常便饭。这倒没什么，但母子两个真正的矛盾在这孩子每当身体难受到一定程度时便开始泛起一丝邪恶的笑意，同时喃喃自语，声音刚好能使她听见并且听后不寒而栗：“他说打算带我去游乐场玩。”还有一句话也比较常见，是：“我怎么不跟你一样是双眼皮？”

她不得不觉得毛骨悚然，然后花很长时间揣测这些话的真正内容。最后她得出一个结论，她猜他是想刺激她谈谈他的父亲，一个神秘未知人物，那是她永远无法忘怀但又讳莫如深的青春，她回答：“不知道。”“好吧，”儿子说，“让我自己解决。”

“解决”这个词被一个十多岁的男孩精确使用，令她愤怒。她发现柜子被翻过，抽屉里的衣服也移动过，包括壁橱里的杂物，但在这个家找不着她的任何青春，青春盛在她内心那个茶杯中，早就全洒没了。



病态地想找到父亲的儿子，不停地“解决”，也就不断地伤害她。母子间没什么话说，除非相互伤害。儿子似乎与生俱来充满敌意，而她也不是个有能力的妈，使得这个家就像照片一样，做饭，沉默地吃，然后她刷碗，他给自己注射，她准备他换洗的内衣。两岁以后他就不用她哄着睡觉了，这孩子一切都不像灵长动物而似卵生动物，从小就有着非同寻常的操纵自己的本领。多少年千篇一律，每天都这一套，很机械。偶然狐狸般倏忽来去似的一段浪漫，一个男人，穷或富，英俊或丑陋，风趣或乏味，单身或有妻室，但一定无疾而终。

末了她还是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历史却更值得男人轻蔑。生活在无休止地沦陷，苦难在诚实地前进，岁月在胡乱地飞舞，有时难免烦躁不安，随口问儿子一句：“今天学校教了什么？”不问到第三遍别指望他能回答，就算回答了也是：“忘了。”

“老娘白他妈花钱供你这小王八蛋念书啦！”气得性情温和、甚至有点迟钝的她尖叫了一句令自己一向深恶痛绝的市井俚语，迫切需要男人的时刻到了，简直比她单独睡时还需要男人。在儿子面前，她想抓住一个男人的胳膊，干什么都好，只要有条胳膊，什么胳膊都好，但实在没有，手里只有个碗，把碗挥到地上，分崩离析声中，儿子依然故我。

抿着无动于衷的嘴唇，闷头干着他热衷的事情——搞科学——捏着捉来的蜘蛛蟋蟀什么的，掐住躯干，剥掉皮，或者拔刺似的把腿一根一根揪掉，以便探索生命极限。要么，拆下玩具车的马达，用猴皮筋当传输带，把笔固定在尽头，尝试能否发明出他称之为“全自动写作业机”的东西。

盘踞在自己多姿多彩的世界里，这孩子如鱼得水。“母亲”似乎是个与己无关的名词，事实上他几乎从没叫过妈妈，除了：“明天学校收费，妈。”

“又是‘费’！”她在心中吼叫了一声。现在，她站在厨房里，看到儿子躺在床上，睡得正熟，大眼睛闭着的轮廓，再加上那一圈长长的睫毛，真好看。

一人一杯豆浆、两三块饼干，是儿子的早点，母亲的晚餐。两人吃得一向很少，她胖起来势必影响生意，而他吃多了身体则会发病。另外，经济状况也一直毫无起色。

“你跟谁打架了？”这时候她忽然听见儿子冷冷问。

好像知道妈妈不可能回答，于是又说：“几点了？”

“六点二十。”

“我还想再睡一会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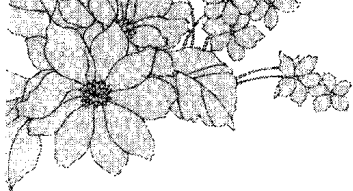
这孩子翻过身去，眼睛像耳朵一样张得大大的，倾听母亲把豆浆倒入杯中，把饼干塞进嘴里，随后跟往常一样卸妆。这方面她早已是个熟练工，但今天因为有伤，动作迟缓。她找到创可贴撕开，然后小心翼翼粘在破处。接着，把脸侧向另一边，对着镜子一条一条盘点着本来被粉底遮掩得很巧妙，但现在暴露无遗的皱纹。感觉还好，不比几天前多。

“什么时候是个头呀？”她曾动过养条狗听自己说话的念头，但她嫌脏，镜子便成了唯一的倾诉对象。可她更讨厌镜子，它那么无情，永远实事求是，反映着令对方心寒的景象。

沐浴前脱下黑皮裙，她腹部围裹着类似古代军人绑腿一样的布条，控制着妊娠纹的扩散。解开乳罩的同时，眼睛审视自己的大腿和腰，比起每况愈下的脸来，这些地方要令她满意得多。健美的身材得益于当年的劳作，但皮肤和紫外线没发生任何冲突，依然极其白皙。尤其是脚，被泥巴维护得很好。那个头戴斗笠、赤足站在水田中插秧以此赚七个工分的乡村姑娘，现在成长为了一头标准的雌性动物。

洗澡时她有忽然失声哭泣的毛病，“这日子实在太苦了……”倚靠在浴缸中，面前的水就像银幕，往事就在上面跳跃。

尽管不太清晰，但很忠实，可以看见父母如何先后死去，兄嫂怎样将她驱逐，还有那粗糙的火车站，年轻的她期待地站在通向城市的月台上。那时梳着辫子，现在烫成了卷，在显示着人生轨迹，末端伸向何方？难以



预测。脸还在痛，对挨揍她不是没经验，平均一年两三次吧，都跟男人有关，这次也不例外——那个破落诗人兼骗子究竟怎么样啦？

出来时儿子已经上学去了，像幽灵一样，没有一点声响地走了，也经常毫无动静地回来，坐在屋中，趴在凳子上写作业。

她爬上床躺下，定定瞧了会儿墙壁，上面满是儿子用指甲乱刻的涂鸦。于是又引起她寻思米发表过的一些议论，大意是，文字是虚伪的，卑鄙的，绘画是真挚的，高尚的，文字修饰丑陋，绘画则在卖弄风骚，所以画家往往不被理解，成为怪物，作家相反，尽是对道德进行投机倒把的商人，而肯向灵魂妥协的画家就少之又少了。记得他说：

“撇是剑，捺是刀，点是镖，竖是齐眉棍，横折钩是……是什么？对了，方天画戟！”

“古往今来，”米用手指蘸上酒，写着字，“多少英雄豪杰死在了文字上，但你见过谁被画害死吗？”她看到他写下一个“永”，“我的全名，米永。”他说罢，抹掉写下的名字，把手指伸进口中舔干净。

“那你干什么还拼命要当作家？”她不解。

“每人都有自己注定该走的路，无论是否正确，都不可回避。路，无是非，只有正邪之分，前者取决于社会价值观念，后者则考验着人类道德境界。不管是非正邪，这条路都必定属于适合它的人。显然世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条路，当它们交叉错落在一起时，就产生了故事。当故事衍变为事故后，两条路就分道扬镳，去等待与下一条路重叠苟合。周而复始，生生不息，你听明白了吗？”

她摇了摇头，“这太深奥了。”

“付不起颜料钱，我只好降低成本，这不深奥了吧？”

说完他冷冷凝视她，她也同样看着他，四目交投沉默了半晌后他问：

“我脸红了吗？”

她看不太清楚，于是凑近点，接下来两个人忽然咧嘴大笑，互相咄咄